

「旦」蜂屋邦夫 著

欽偉剛 譯

金代道教研究

王重陽與馬丹陽

海外道教學譯叢

〔日〕蜂屋邦夫 著 欽偉剛 譯

金代道教研究

王重陽與馬丹陽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日)蜂屋邦夫著;
欽偉剛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6
(海外道教學譯叢)
ISBN 978-7-5004-4843-3

I. 金… II. ①蜂…②欽… III. 道教—研究—中國—金
代 IV. B95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26067 號

策劃編輯 馮春鳳
責任校對 王 卿
封面設計 毛國宣
版式設計 王炳圖

出版發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電 話	010—84029450(郵購)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廠	裝 訂	廣增裝訂廠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張	26.125	插 頁	2
字 數	756 千字		
定 價	65.00 元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發行部聯系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蜂屋邦夫簡歷

1938年11月17日出生于東京

1957年4月 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入學

1963年3月 同上卒業

同年4月 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入學

1968年3月 同上博士課程學分修滿退學

同年4月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手

1974年9月 同上助教授

1987年1月 同上教授

1993年6月 文學博士（東京大學）

1999年3月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退休

同年4月 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

同年5月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主要著作

《儀禮士冠疏譯注》（編著）

《中國的思惟》

《儀禮士昏疏譯注》（編著）

《讀老莊》

《儒教史》（共著）

《海外道教學譯叢》編委會名單

名譽主編 蔡惠霖

名譽副主編 王柏堅 麥子飛 林志堅 趙球大 葉長清

主 編 朱越利

副主編 王宗昱

編 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 卡	王宗昱	朱越利	李 剛
郭 武	陳 敏	陳耀庭	張廣保
詹石窗	劉仲宇		

叢書序言

16 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感興趣，到中國收集資料，這些人被稱為“實踐型漢學家”。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中國的道教，將之稱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大約到了 19 世紀，歐洲和亞洲有學者開始以學術的眼光關注道教。這些人多屬於“學院型漢學家”。大家一般認為法國和日本“學院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開始得最早，韓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等國也不晚。

20 世紀以來，又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為國際道教學注入了活力。道教學早就走向了世界，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由外國學者唱主角。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學的動因不盡相同。有的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或好奇，有的外籍華人學者是因為割不斷心中的祖國情結或文化認同。有的是出於學術、謀職的需要，或受到他人的指點或影響。不管怎麼說，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中國人歡迎。他們的優秀成果，已成為世界道教學的寶貴財富。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我所稱呼的道教學者，既包括專攻或主攻道教學的學者，也包括僅僅兼攻道教學的學者。國外研究道教者，多為漢學家，專業分工比較寬。其中兼攻道教學的學者所佔比例更大。

毋庸諱言，早期也有另一些外國道教學者，曾服務於他們國家對中國實施文化利用和文化佔有的國家目的。這樣的意圖理所當然地遭到歷史的唾棄。還有些學者，信奉西方中心主義，或自認為是優等民族，高人一等。這些表現只能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令人遺憾。儘管懷著不光彩的動機，或妄自尊大，但上述兩種人中的許多人，由於是真正的學者，嚴格遵循學術規則，學風

嚴謹，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道教學著作表現出純學術性，仍為學術作出了貢獻。他們中的一些學者，1978年以後到中國作學術訪問時，有人曾真誠地當面向中國學者表示深切的懺悔，有人已經克服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持平等、友好的態度。我親眼見到，特別讚賞。

一二百年來，一些國家的漢學界形成了道教學師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懂漢文。有的人曾經客居宮觀，體驗道士生活。有的人索性當一段時間的道士，學習科儀。他們不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近現代的研究方法，有人還精通中國傳統的文獻、訓詁、考據之學。有的人甚至親身實踐道教修煉。他們認識到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作出“不瞭解道教就不瞭解中國”的結論。他們辛勤耕耘，碩果累累。許多經典之作，可以傳世。許多外國傑出的道教學者，舉世聞名。如今，國外一些研究所和大學，道教圖書的收藏規模令人歎為觀止。有的國家成立了道教學術團體，創辦了道教學雜誌，定期開展道教學術活動。國外的道教學早已形成相當的規模。

外國道教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外國道教學者收集、考證、梳理道經，不遺餘力。他們跋山涉水，進行田野考察，記錄了大量珍貴資料。他們綜合分析各種文獻，追溯道教的歷史，盡可能使其面貌清晰。他們廣泛研究道教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密切關係，創造了一系列術語。他們力求精確地解釋重要的概念，有時發生爭論。他們積累了寶貴的治學經驗，形成了自身的學術規範。我國學者從外國道教學成果中，獲益匪淺。外國道教學者是我們“厲害的競賽對手”，使我們時時不敢鬆懈。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時，文化傳統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有時我們容易理解的事，外國學者卻隔著一層窗戶紙。有時外國學者站在山外看廬山，會在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為意之處大有發現。再比如，有的外國學者將道經的形成年代估計得較遲，有的外國學者斷言“道教沒有教義”。出現這些現象或結論的深層次原因，恐怕要從文化傳統的差異去尋找。外國學者進行跨文化的道教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新思路 and 新的理論方法視角，提供了根本性的比較和真正的參照系，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究避免封閉和僵化。這對我們是

極大的幫助。外國學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研究“他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這客觀上對我們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啓發的作用。

1978年，道教學正式納入我國國家研究計劃。自那一年以來，我國道教學發展迅猛。現在是中外道教學者“攜手同台唱大戲”。但學術研究無止境，我們不能滿足。我們今天進行道教學探究，不僅要高高地站在我國學術前輩的肩膀上，而且要高高地站在外國學術成果的高峰上。我們要經常對照參照系，還要對這個參照系進行研究。

當今我國研究道教的年輕學者，普遍精通一兩門外語，精通三門者就少了。精通四門或更多種外語的，很罕見。現在大家說到外國道教學，都能列出長長的學者名單和書目、篇目，但把各語種的主要成果都瀏覽過來的人幾乎沒有。這就需要翻譯。各國道教學的重要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多。大家分頭將各國飽含心血、充滿睿智的道教學著作翻譯出版，將是一件多麼大的好事啊！這些譯本可供我國道教學者參考自不必說，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會從中受益，各宮觀也將歡迎。本叢書就是做這件大好事的。

在中國，宗教學研究是冷門，道教學研究是冷門中的冷門。所以，研究道教“費力不討好”。道教學在外國也是冷門。近年來，略有些熱，終究還是冷的。外國大學攻讀道教學的學生，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就是證明。一二百年來，外國道教學者坐冷板凳的也不少，也大都在寂寞中皓首窮經。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兩頭點燃的蠟燭”，歌頌他們“照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這些甘於寂寞的外國道教學者，默默地為人類積累知識，何嘗不是蠟燭！我們翻譯他們的著作，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認可，表達著我們的學術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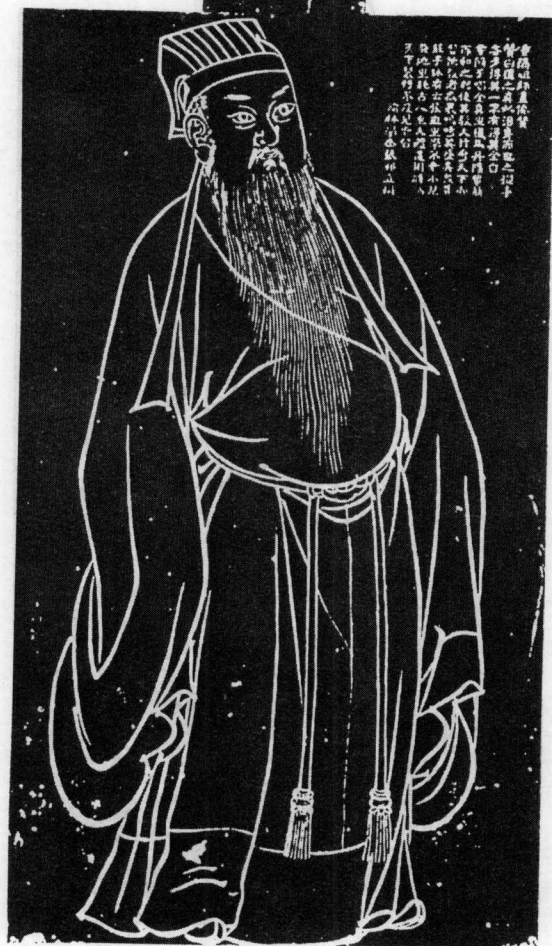
1978年以來，中外道教學者的學術交流開始頻繁起來，相互結下深厚的學術友誼。歲月不饒人。25年來，前輩道教學者，大多已進入耄耋高齡，有的已經駕鶴西歸。許多外國道教學者，初識時還是滿頭青春秀髮，或烏黑發亮，或金色、褐色、紅色像火焰，像雲霞，現在都已經晨霜點點，甚至雪滿山顛了。每念及此，感慨萬分。但中外學者相互取長補短，切磋琢磨，其樂無窮，也使我們感到無限欣慰。我

們同外國道教學者，當然是散多聚少。但學術交談是超越時空的。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閱讀和書寫中同他們進行心靈交談。我感到他們一直從我的書架上注視著我寫作，有時似乎就坐在對面賜教於我。我們中國道教學者，不僅擁有兩岸四地的一批國內同行，還有不少國外高朋經常同我們進行學術對話，經常傳來友誼，我們怎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富有？翻譯這些朋友們的著作將之出版，也是對他們的友誼的回報。這種回報純粹是學者式的。

朱越利

2003年8月24日

重陽祖
師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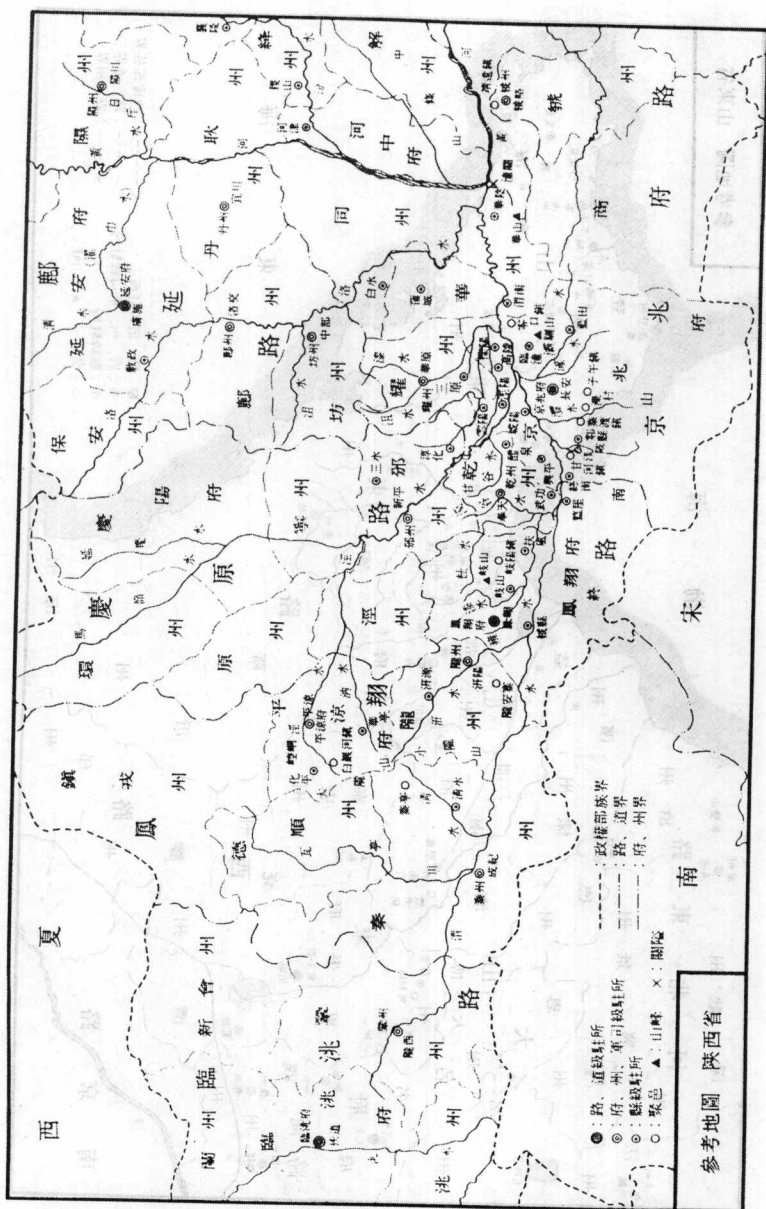


重陽祖師之圖 陕西省鄠縣重陽萬壽宮碑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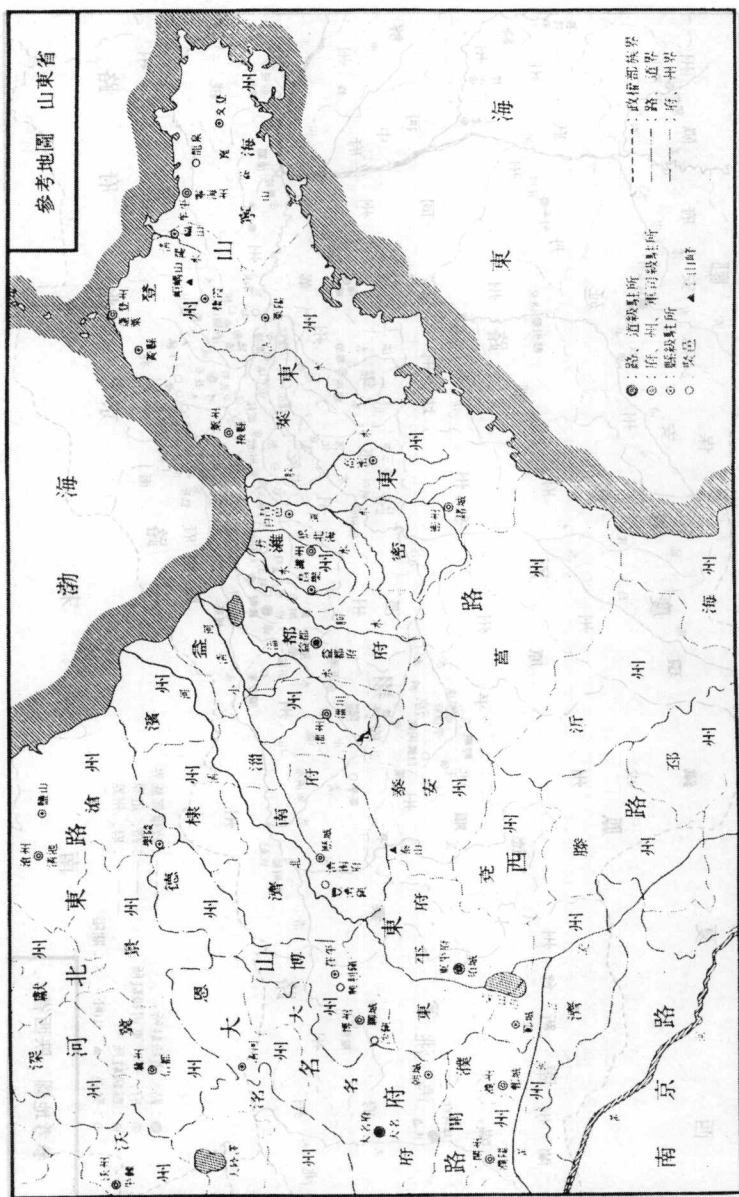


玄門七真之像 陕西省郿縣重陽萬壽宮碑拓

漢唐宮觀碑刻集卷之四 關中碑刻



山東省
參考地圖



中譯本序

我曾在 1993 年把《金代道教の研究——王重陽と馬丹陽》一書提交東京大學，由此獲得了博士稱號。本書是這部值得紀念的學術著作的中譯本。多年來，我一直在研究全真教的開祖王重陽與重陽弟子馬丹陽的生涯與教說。1991 年，我花費了整整一年時間，整理歸納這些研究成果，並在翌年把研究成果歸納成書（1992 年 3 月出版）。日月遞嬗，年華流逝。整整一年，我與重陽與丹陽朝夕相處，覺得已與他們非常熟識。我覺得，丹陽的性格具有一種透明度，使人感到可以與他在同一個層次上敞開胸懷，促膝交談。重陽的生活方式具有一種不容人妥協的嚴厲性，這種嚴厲的生活方式，又似乎在催促人去鞭策自身的不足。雖然重陽與丹陽是遙遠往昔的中國人，可是，對我來說，他們都已成了我生活和思想上的良師益友。

本書出版以後，入矢義高先生曾作出過評價。除此之外，本書的出版，並沒有在日本引起太大的反響。海外的柳存仁博士，曾賜以詳細叮嚀的批評，指摘出本書的錯誤與不足。對於著者來說，柳存仁先生的批評，是一種望外的恩惠。我相信，這部中譯本一定能反映和體現出柳存仁博士教示的內容。我知道，中譯本出版以後，大量的中國讀者和研究者一定會對本書提出嚴厲的批評，指摘出書中的不足。我正帶着畏懼之心，期待這樣的批評。我想，讀者如果能從譯著中了解到，日本也有人在學習中國的思想和文化，也有人在拼命努力研究中國的思想和文化，我就感到幸運和滿足了。

譯者欽偉剛君，為翻譯本書，付出了辛勞。欽偉剛君，是我在東京大學時代指導的博士生。欽君 1985 年赴日留學，克服了種種

困難，先在信州大學和東京學藝大學學習，後到東京大學深造，在我指導下修完了博士課程。欽君積累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撰寫了出色的博士論文〈朱熹與《參同契》文本〉，並攜帶着這一成果回國。可以說，欽君是本書所能期待的最合適的譯者，著者也因此盡獲冥利。

在本書的中譯本出版以後，我另一部著作的中譯本也將出版。另一部著作爲《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也與全真教研究有關。《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由兩位熱心有能的譯者逐譯。日語能力很强的譯者不斷增加，對我們日本人來說，是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從開始編選這套叢書以來，已經過了數年的時間。叢書的出版計劃，經過了紆餘曲折，全賴長年的畏友朱越利教授和青松觀・香港道教學院諸賢的努力，才得以實現。在此謹記下內心的感謝。

蜂屋 邦夫

2003年10月10日

譯者序

《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是日本著名道教學者、中國思想史專家蜂屋邦夫先生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任職期間向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報告《金代道教の研究——王重陽と馬丹陽》（《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別冊，汲古書院刊行，1992年3月）的中譯本。

蜂屋先生長期從事中國思想文化研究，與我國相應領域的專家、學者交往很深。正如這些專家、學者所知，蜂屋邦夫先生，1938年11月生於東京，在東京大學修完本科、碩士和博士課程後，一直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工作（1968年—1999年），曾任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手、副教授和教授等職，現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

蜂屋邦夫先生曾長期從事東晉時期釋、道、儒三教交流史的研究。曾以唐代賈公彥《儀禮疏》為對象，深入探究過儒教（禮學）經典中的思辨論理特徵。八十年代中期起，數次前往中國，考察現存的道觀和道教現狀，並撰寫了《金代道教の研究——王重陽と馬丹陽》、《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等學術專著。蜂屋先生的研究成果，特別是道教研究成果，在日本、中國以及世界同一領域的學者中獲得了很高的評價。

三年前，朱越利先生在編選《海外道教學譯叢》時，把蜂屋先生的兩部專著列入了譯叢，蜂屋先生又來函囑我翻譯《金代道教の研究——王重陽と馬丹陽》一書。我是蜂屋邦夫先生的學生，曾在先生指導下完成了與道教內修思想有關的博士論文。所以，由我來翻譯蜂屋先生的專著，是理所當然的。可是，我主修的課題是宋元

時代《參同契》文獻演變史，和金元時代全真教的關係不深。蜂屋先生學風嚴謹，性格謙和，設置課程兼顧學生的研究傾向，授課時很少談及他研究全真教的學術成果。因此，我對金元時代全真教的了解是不多的。所以，接受師命時，曾猶豫再三，主要怕辱沒先生的成果。不過，想報師恩的心情佔了上風，最終還是接受了任務。三年來，譯事在蜂屋先生指導下循序漸進。現在，譯事終於完成，內心覺得很欣慰。

《海外道教學譯叢》主編朱越利先生，要我們譯者撰寫長篇序言，介紹和評述原著的思想內容和學術成就，並要把譯序排在譯著之前。我只準備了短小的譯者後記，朱越利先生的意見使我感到唐突不安。

我知道，蜂屋邦夫先生在 1972 年時就撰寫過論述〈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的學術論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58 冊第 75—163 頁）。以後，經過二十餘年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經過沉潛積累，才在 1992 年完成了《金代道教の研究——王重陽と馬丹陽》一書。我沒有專門研究過全真教，僅因翻譯了這部專著，就以專家、學者的面貌去指點和評述先生的成果，覺得不適合和不禮貌。

當然，我也不願違忤朱越利先生的意志，所以，先請求蜂屋先生撰寫了中譯本序，把中譯本序放在譯者序前，然後打算把譯者序寫成導讀性的東西。在此敬請叢書主編朱越利先生和各位讀者鑒諒。

國內的專家、學者，與蜂屋先生交往很深，很多還精通日語，所以，他們對蜂屋先生學問的理解和把握，要比我深切得多。在此僅想以一般讀者為對象，引導讀者接近和熟識蜂屋先生學術著作的中譯本及相關資料，以求讀者能在閱讀《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前，對著者的學問和思想方法，對專著的學術內容，有些具體了解。

關心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和海外中國學（漢學）研究的讀者一定